

那些你以为失去的，它们其实从未离开

一直在你生命里

亚马逊
畅销榜
TOP 10

Patricia Scanlan [爱尔兰]派翠西亚·斯坎伦 著
王雍铮 奉学勤 译

WITH ALL
MY LOVE

《太阳报》《镜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等
十余家主流媒体倾情推荐

当代国际畅销书作者、爱尔兰流行小说女王
派翠西亚·斯坎伦最新力作
蝉联英国亚马逊畅销排行榜前十名

我选择原谅他人，也需要他人的原谅。
请去除我心中的苦痛，然后装满你的爱。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直在你生命里

Patricia Scanlan [爱尔兰]派翠西亚·斯坎伦 著
王雍铮 奉学勤 译

*WITH ALL
MY LOVE*

《《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直在你生命里/(爱尔兰)斯坎伦著;王雍铮、
奉学勤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411-3912-3

I. ①一… II. ①斯…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
—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8179 号

WITH ALL MY LOVE

By Patricia Scanlan

Copyright © 2013 by Patricia Scanlan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3 by Simon & Schuster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utyens & Rubinstein,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4-12

yizhi zai ni shengming li

一直在你生命里

[爱] 派翠西亚·斯坎伦 著 王雍铮 奉学勤 译

责任编辑 王筠竹 奉学勤
责任校对 王 冉 韩 华 舒晓利
责任印制 唐 茵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10 mm×147 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912-3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心灵为失去的所哭泣，灵魂却把这一切笑纳入怀。

——苏菲派谚语

引子

温暖的阳光在身上流淌，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曾经和哥哥躺在有点儿扎人的金色麦田里的图景。新割的田地里，麦香冲鼻，拖拉机的轰鸣声渐行渐远，把一捆捆摆放得整整齐齐的麦子拉到附近的农场。

肾上腺素在体内嘶嘶作响，他抬头望了一眼辽阔无际的蓝天，身体里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组织和每一粒细胞都兴奋跳动，紧张地准备着抢球。他截住了这个弧线球，心中升腾起从未有过的胜利、喜悦和满足，曾经所有的艰辛付出——酸痛的肌肉、让人筋疲力尽的训练，似乎在这一刻都是值得的。

人群中爆发出的欢呼声让他更加情绪高涨，那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在阳光下变得越来越模糊。要是瓦莱丽今天在这里就好了。他的心中掠过一丝遗憾，然后紧紧抱住足球向球门方向投出一个完美的弧线。可惜瓦莱丽不喜欢足球。在她看来，自己浪费太多的时间在训练上，应该多陪陪她们母女。他讨厌她让自己产生这样的愧疚感。对方盯他的球员试图把球抢过去，于是他将身子微微下倾，用胳膊肘顶了那人一下，准备发起新一轮的进攻。

可是突然一阵剧痛袭来，像一条蟒蛇把他牢牢缠住几乎喘不过气，他不得不重重地跌倒在地。周围的欢呼声渐渐变小，从未有过的

恐惧和惊骇将他淹没。蓝天在眼前晃了一下，随之而来的便是无边的黑暗。

似乎就过了一小会儿，他被一片柔和的灯光惊醒，慢慢睁开双眼，感到一股奇异的暖流涌遍全身。感谢上帝，杰夫松了一口气。此刻他觉得自己如此的舒服、如此的健康，一切都完美。刚才那一阵令人战栗的疼痛仍然记忆犹新，或许自己现在是在医院里，一定是他们把他送到了这里，不过他已经记不清在救护车里的情形，自己是怎么一路过来的。

比赛赢了吗？他很想赢那个球，如果做到了的话，那一定是他这辈子最漂亮的一记射门。他陷入深深的沉思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他们传的球总是那么到位。灯光越来越近，他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

他发现他最爱的奶奶正朝他走来，一切似乎都那么的美好，奶奶笑容满面地朝他张开双臂，他也不由自主地伸出双手放进她的手心。

Chapter 1

布里奥妮·麦卡里斯特抬头凝望头顶那片湛蓝的天空，地中海的和风煦阳洒在她的脸庞上，一阵温暖，心中的焦躁和不安似乎已经被带走，消失在她躺着的那翠绿色的苏格兰格子呢小毛毯上。北边，棉絮般洁白柔软的云朵在陡峭嶙峋的群峰间浮动，微风拂过松树林沙沙作响。

身旁，四岁的女儿凯蒂正在全神贯注地给她的慕思娃娃梳辫子。这是九月一个普通的周日下午，位于科斯塔德索尔大街美丽的戴安娜王妃公园里静谧怡人，弥漫着让人昏昏欲睡的味道。凯蒂本来想去沙滩玩的，但这里的秋千和简易的游乐场似乎对她更有吸引力。在尽情地荡了二十分钟的秋千后，此刻她正和她的玩具娃娃玩得不亦乐乎着呢。“谢天谢地！”布里奥妮身旁摊着一本还没有翻过的小说，心想，刚好可以趁机躺在这午后的阳光里小憩片刻。

里维埃拉是西班牙南部的一座海滨小城，此时宛若空城。那些怀揣海边夏日度假梦的人们对度假的欲望渐渐消失殆尽，此刻的他们也许正做着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在世俗喧嚣中生活着。这里的餐馆和咖啡馆里一度挤满了上了年纪的夫妇和退了休的外国人，生意兴隆，但是好景不长，经济危机几乎摧毁了这座城市。布里奥妮对此感同身受。本来她在一家私立医院做主管，每天需要忙忙碌碌地处理成百上

千的繁杂琐事，但是这样的生活在两个月前彻底改变了。当时奥林巴斯运动诊所的老板把所有员工叫到一起，告诉他们由于现在糟糕的经济形势，病人数量减少，裁员势在必行。

在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找她谈话之前，布里奥妮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她是一年前才到这个单位的，之前她在一家大的教学医院工作，之所以辞职就是为了离家更近，方便接送女儿上托儿所。

她微微叹了口气，挥手赶走一只正张着血盆大口准备在她诱人的肌肤上饕餮一番的蚊子。现在她家的情况是，由于近几年她的收入下降，凯蒂托儿所的费用占家庭支出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大，她和她的老公——费恩已无力承担。既然现在她被解雇了，夫妇俩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一直到明年，在凯蒂上小学之前，都由布里奥妮在家当全职妈妈。

刚开始，布里奥妮对新的生活还有点儿不太适应。她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破晓前就早早起床，叫醒女儿，给她做饭穿衣，然后再载她去幼儿园；和那些同样疲惫不堪、睡眠惺忪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们打招呼，然后再一路拥堵地开车去上班，祈求能顺利地找到停车位，不要迟到，否则只得像一个被老师逮个正着的调皮女孩，耷拉着脑袋走进办公室，毫无一个三十多岁自信干练的职业母亲的半点儿风采。“我仍然是个‘全职母亲’，也算在工作呀！”布里奥妮自我辩护般地想，突然意识到对于那些曾有机会选择在家抚养孩子的母亲来说，“全职妈妈”这几个字眼是多么的刺人啊。

但是为什么每天早晨当丈夫费恩去上班，她和凯蒂还拥在被窝里时，她的内心总会涌起愧疚的感觉呢？和四岁的女儿悠闲地边吃早餐边聊天是件极其幸福的事，但布里奥妮觉得自己已经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中很多重要的阶段了。她还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只有晚上把凯蒂

从托儿所接回来的那段时间才完全属于她们娘儿俩，但往往又为了什么时候洗澡和睡觉大家哭闹争吵个不停，结果彼此都弄得筋疲力尽，不欢而散。可是现在完全不同了，一切都充满了乐趣！毫无疑问，这是因为生活发生了全新的改变，她有时甚至觉得像从现实生活里旷了课一样。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她决定好好利用这一年的空档，失业不应该成为她日渐消沉的借口，而应被看作重新开始的起点。不仅没给家里创造收入，还从国家领取失业救济金，这没什么可丢脸的。她心想，曾经自己也努力工作，按时交纳社会保险，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不时之需。



她和她的同事对前任政府糟糕的经济政策、从上到下的官僚主义心态，以及行家、政客、投资者这些所谓上层人士的贪得无厌相当愤慨。经济危机来临时，他们这样的老百姓遭受重创，那些罪魁祸首却仍然住在宽敞舒适的大房子里，享受阳光假期，举办豪华婚礼，而这一切都由纳税人来买单。每逢工作日的下午茶休息时段，布里奥妮和同事们常常热烈地讨论最近又爆出了哪些丑闻或者新出台的降薪计划，越发对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感到绝望。

说实话，她并不想回家当全职妈妈，她挺享受工作中的状态，尽管这会让她牺牲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但是就像老话讲的：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必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一切不过取决于你看待问题的方式罢了。

比如她和凯蒂现在就有了充足的时间加深彼此的感情。以前她经济宽裕，生活过得滋润轻松，一周下三四次馆子是家常便饭，买各种

书、时尚杂志和化妆品，眼皮都不眨一下就塞进了购物车，而现在她会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她很不情愿地卖掉了心爱的福克斯车，看着汽车的影子消失在街道尽头的时候，布里奥妮竭力抑制住自己眼中的泪水，她知道曾经被她视为理所应当的那些优渥的生活也一起消失了。

不过，现在她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了。当她最后一次踏出办公室，感到内心顿时轻松了不少，生活节奏变慢让她感到身为妻子、母亲、职场女性多年来所郁结的紧张和焦虑情绪正在慢慢释放。

如今，躺在这九月的金色阳光里，从大洋彼岸吹来的和煦暖风吹走了她内心的失败、愧疚、无助和恐惧，茉莉花的芬芳四溢，小鸟啁啾伴她缓缓入梦。

“妈咪，妈咪，我饿了。”一个焦躁的声音搅醒了布里奥妮的好梦，她睡眼朦胧地看着身旁的女儿，凯蒂一脸的不高兴。“我们现在能吃饭了吗？”

“我们现在能吃饭了吗，请——问？”凯蒂恼怒地重复着，布里奥妮翻身坐了起来，笑了笑，给了女儿一个大大的拥抱。

“马上，我也饿了。”女儿的身上散发着防晒霜和爽身粉的幽香，她多么希望费恩此时也能和她们一起度过这样一个慵懒休闲的周日下午啊。

她早上在电话里提起过这事，不过费恩忙着给总经理的报告进行最后的修改。丈夫现在是一家食品公司出口部门的负责人，需要经常去海外拓展市场。他工作出色，去年公司的营业额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居然逆市飘红，全赖打开了中国和巴西的两个新市场。爱尔兰的出口业成为灰暗的经济形势下唯一一颗闪耀的明星。因此他比以前更忙了。

布里奥妮不喜欢他工作如此卖命，可费恩却兢兢业业，乐在其中。他希望布里奥妮能抽出几周的时间帮她妈妈收拾整理东西，搬进新别墅里，可布里奥妮却不想和他分离那么久。她之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两人就像夜晚擦肩而过的帆船一样，总是碰不上面。生活多么荒唐，布里奥妮心想，如果不是她失业，他们的生活还不会变得这样完整。她从野餐篮里拿出鸡蛋、金枪鱼沙拉三明治，还有她最喜欢吃的香梨和从街对面的“超级索尔”超市里买的乳酪蛋糕。前一天，她和妈妈瓦莱丽在机场附近的商店里逛了逛，发现这里商品的价格和爱尔兰相比便宜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她们只花了以前一半的钱就买了两条大马哈鱼和一袋明虾，一瓶法仙奴酒的标价则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

这两周，她都和母亲待在一起，帮她搬入新买的海边小别墅。其实房子也没花多少钱，而生活成本和都柏林比起来却要低得多。她看着凯蒂正兴致勃勃地玩着她的新游戏——将三明治拨弄到两个浅绿色塑料盘里，“一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她咿咿呀呀地唱着，把一瓶果汁放在慕斯女孩旁边。她的乐乐天使娃娃“珍妮”，因为调皮被罚留在了家里，没有带出来。凯蒂以后一定是个严格的母亲，她生活的环境可比她的这些“孩子们”要轻松自在多了，布里奥妮思忖着，微笑着看着女儿煞有介事地训诫着它们必须坐姿端正，吃相典雅并且要礼貌致谢。

母女俩津津有味地吃着三明治，凯蒂自言自语地和娃娃们聊个不停，有时还唱着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想象力丰富，能够自娱自乐地连续玩上几个小时。即便如此，布里奥妮还想给她添个弟弟或妹妹，最好就这几年，她不想他们的年纪差距太大。

布里奥妮咬了口奶油鸡蛋三明治，童年野餐时的记忆隐隐约约浮

现在她的脑海里。那是在祖父母家院子尽头，那片悬崖下的金色沙滩上，至今她仍清晰地记得自己把鸡蛋埋在沙子里，微风拂过，细碎沙子在身旁轻舞飞扬。她想起了她的祖母泰莎，难过得像是心口被蜜蜂猝不及防地蜇了一下。孩提时代，她和祖母的感情非常深，所以当母亲突然告诉她泰莎今后不想再见到她们时，那难以名状的惊骇和分离的痛苦不亚于失去父亲。一想到过去，她的眼神不由得黯淡下来，没想到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心里隐隐作痛。这都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回首那段时光，带来的只有苦痛和不快，纠结于此还有什么意义呢？布里奥妮料想祖母大概已经离世，现在她对父亲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

不过，以前她也满怀好奇地打开一本老相册和一个破旧的 A4 纸大小的牛皮信封，里面塞满了边角已经发卷的黑白老照片、褪了色的柯达彩照，还有她从未谋面故去多年的亲戚的纪念卡片。自从她有了孩子后，便越发对家族历史产生兴趣，以备有一天凯蒂向她问起。但每次她向瓦莱丽提起这些东西，瓦莱丽都支支吾吾似乎并不愿意多谈。而这些旧照片刚好可以成为她挑起话题的好借口。

因此今天她情不自禁地拿起一本相册，带到了公园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她父亲和母亲的合照。两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笑脸盈盈，阳光照在父亲的脸上，他眯缝着眼，英姿勃发潇洒帅气，一旁的母亲穿着浅蓝色的背心裙，娇小玲珑，小麦色的皮肤微微发亮，朝着相机微笑。不知道是谁给他们拍的这张照片，有可能是母亲的好友，她的教母——莉齐。

布里奥妮漫不经心地吃完三明治，喝了口鲜榨的橙汁，然后从她的沙滩包里翻出相册。相册的封壳是塑料做的，上面印着俗气的粉色雏菊和黄色圆点。这时一个 A4 纸大小的牛皮纸袋从后页里面滑落下

来，露出了一个淡蓝色信封的一半。她本来打算把它放回去的，突然发现那封信是寄给她的：布里奥妮·哈里斯小姐，接骨木路12号，都柏林9。

接骨木路！布里奥妮很是惊讶。这是她们搬到都柏林后，在她母亲买下房子之前她们一直居住的地方。是谁曾经给她写过信，而母亲却从未告诉过她？又为什么地址和她的名字并非出自同一个人？蓝色的字迹典雅秀丽，整洁工整，有着逝去年代的古典美，现在已经没有人那样写字了。这个写着一手优雅古旧字体的人为什么会给她写信呢？而且地址又似乎是草草添补上去的。

布里奥妮打开薄薄的信封，两页布满字迹的信纸从里面滑落，如梦般唤起了她埋藏心底的那些记忆的味道。奶奶泰莎的身上总散发着香水和面霜的芬芳，布里奥妮喜欢在她梳妆台上摆弄那些瓶瓶罐罐，而奶奶总会给她的小脸蛋抹上妮维雅，在她的手腕边喷上香水。时至今日，她还能记起她搂着泰莎的肩头，泰莎给她唱着：“小小女孩什么造？什么造？砂糖和香料。还有所有那些美妙的东西。”那甜蜜独特的味道永远地埋藏在她的心底，让她回想起那段快乐无忧的岁月。

“我亲爱的布里奥妮”，她开始读道，凯蒂在一旁欢快地哼着歌，根本没有注意到旁边一脸震惊的母亲。

布里奥妮一字一句读着祖母的这封信，摇着头，聚精会神地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个身形苗条金发碧眼的女人正跑上公园的台阶摇着手向她们热情地招呼着。

是瓦莱丽。布里奥妮几乎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她的母亲：苗条的身段，一身晒成小麦色的皮肤，她看起来比五十岁的实际年龄起码要年轻十岁。

“亲爱的，你们正在野餐？”她愉快地问，弯下腰亲亲凯蒂，温柔

地摩挲着她的小脸蛋。

“瓦丽——”凯蒂故意拉长音调，搂着外婆撒娇。

布里奥妮站起来，一股苦涩的滋味直冲胸口，差点儿让她喘不过气。

“好玩吗？”她满眼笑意地对凯蒂说。但布里奥妮的表情让她嘴角的笑容立刻凝固了。“你怎么了？还好吗？”她直了直身，伸出一只手摸摸她的女儿。

“妈妈，你怎么能这样做？”布里奥妮颤抖着说，手里拿着那封信。这封信让她发现她的母亲，瓦莱丽·哈里斯是一个冷酷无情、自私自利、残忍狠心的坏女人！她曾经以最残忍的方式背叛了自己，编造了一串又一串的谎言，而这个人现在就站在自己的面前，还假仁假义地装出一副对自己关怀备至的样子。

“你让我觉得恶心。”她压低声音说，不希望让凯蒂听见。

瓦莱丽惊骇于女儿的愤怒，瞥了一眼女儿手中的信，恍然大悟，脸色立即变得苍白。

“有些事情是有原因的。”她捋捋金发，急切地说道，“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布里奥妮，你必须相信我，听我解释。”

Chapter 2

站在坑洼不平的鹅卵石上，看着宽阔的入河口一艘绿白相间的小拖船正牵引着一艘巨大的货船，缓缓地把它拉向泊位。远处的海鸥展着有力的翅膀在低空盘旋，动作敏捷地冲向海面觅食。引擎发出节奏感十足的持续轰鸣，混合着海鸥粗粝的叫声在空中回荡。忽然吹起了大风，她后悔自己忘了把围巾随身带上。身后的沙滩上，浪潮汹涌拍打着岩石，贝壳和浮木四散在沙滩上，自生自灭。货船离她越来越近，遮住了对面海岸的景色，于是她把视线收回到面前船头的甲板上。

她喜欢来到港口，欣赏这里一番忙碌的景象。轮船、班轮来回穿梭，巨大的渡轮像时钟一样有规律地运转；如箭般飞速灵活的领港船轻巧地向大海驶去，总是预示着有大的海船即将入港了。然后，当海平面上跃起帆影时，结实可靠的拖船总是扑哧扑哧地拖着它们进入河道。她心想，这时疲倦的船长和水手们在经历了辛苦的航行后总算可以大松一口气了吧。

“布莱克！”她唤着她的宠物，这只黑色拉布拉多犬的鼻子正在缝隙里到处嗅，试图找到一些埋藏的宝物，比如死的螃蟹、鱼头等东西。泰莎笑眯眯地看着它热情地摇着小尾巴一路奔过来：“乖孩子，乖孩子。”泰莎蹲下身，宠溺地抚摸着它的小脸，布莱克褐色的双眼

里充满着幸福。“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她喃喃自语，无比感激布莱克给予她的这份无私的爱，尤其在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里。

即使在多年以后，在那个阳光满地的九月里发生的事情仍然清晰如昨。时间似乎抚平了伤痛的褶皱，但是却不能完全抹去它的痕迹。她失神地望着远处的群山和邓莱里市区，陷入深深的回忆中。

海风呼啸，布莱克对着它身旁被风吹得老高的塑料袋一阵狂吠，她猛然一震，回到了现实中，紧了紧身上穿的皮衣。“来吧，布莱克，过来，乖孩子。”她快步走过沙滩回到停车的地方。一想到曾经她跑跳自如，她就懊恼不已。现在她的左膝已感到酸痛僵硬。布莱克很自觉地跳到后座的垫子上，津津有味地吃着糖，然后准备呼呼大睡。它了解女主人的日常作息，知道她即将为自己倒上一壶茶，然后拿出笔和便签本，开始在上面洋洋洒洒地写些什么，沉浸其中，间或吃几片姜汁饼干，喝上几口热茶。

泰莎将茶倒入塑料杯中，期待着这第一口温暖的金色液体的味道。“保温瓶里的茶水到底是怎么样的？”她想，一边将白色的盖子旋紧，把瓶子扔在副驾上。手捧着杯子，轻呷了一小口，蒸腾的雾气让她感到舒适，她凝视着对岸烟雨迷蒙中的桑迪芒特和邓莱里，面前的景色犹如印象派画家笔下的一幅作品，只不及马奈或莫奈的作品颜色那么明亮。

她轻轻叹了口气，咬了一小口姜饼。是时候回家了，今天她带着布莱克出来遛的时间本来就比平时长，洛肯又会抱怨她在外面待的时间太长，尤其在今天这个日子。但是，她需要透透气。洛肯现在只能对着她发泄心中的沮丧。慢性关节炎导致的疼痛把他变成了一个无比焦虑、脾气暴躁的老头儿。曾经那么生龙活虎，即使在六十八九岁的时候仍然精神矍铄的丈夫，被长期的疼痛折磨着——像枯藤渐渐缠满

绿树一样——他曾经这样跟她形容，慢慢地、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暮年似乎是生命最残酷的阶段，此时你才能品尝到什么是听天由命的滋味。泰莎依然深爱着洛肯，也感同身受地理解他的焦虑和沮丧，但是有些时候她也会很生气。比如花数月时间说服洛肯去看一个肩周专家，磨破了嘴皮他才答应让她预约。如果他不是这么固执的话，就可以减少一年的疼痛折磨，生活也会轻松得多。唉，有时男人就是那么讨厌，她想。

喝完了茶，泰莎拍去膝上的细屑，放在车钥匙上的手迟疑了一下。雨越下越大，水花四散，溅在挡风玻璃上。她看了看仪表盘上的时钟，确实该回家了，她可不想被堵在路上。周末出来兜风的人们，和她一样的遛狗的人，还有同父母一起出来玩还惦记着功课的孩子们，现在都急匆匆地往家赶，可偏偏这时下起了小雨。雨越下越大，她可以看见海滩上妈妈们正催促着孩子们赶快收拾东西上岸。车顶上的雨水在怒吼着狂舞，打在车篷上，像一阵富有节奏的鼓点。坐在密闭的车内，她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安全感。

包里鼓鼓囊囊地装着一本笔记本。她抽出来，找到笔，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膝盖稍微好受些，然后将本子翻到空白的一页，开始写道：

“我亲爱的布里奥妮”，她专心致志地写着，窗外大雨噼里啪啦地砸在车子上，挡住了回家的去路，却丝毫没有让她停下笔来。

“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想念你。”